



830216

同部  
八心  
卷  
尚  
考

越書



炎緒五  
穴乃開離

一  
世  
卷



菊心堂稿吾父小林張君六世祖

瀛齋先生之遺集也先生名鈞河揭  
汝之子與劉升柯子之選暇重字之牌  
李堪前輩上取聖德之頌輔念知名  
取尊瀛海賦獻蟠於官是列僊東  
隨韻尾其文之易傳也若夫久遊  
大賢之高備閱宗儒之學邃探理

窟更起實董之純風掃經神  
能昭闕闕之緒其文之易傳之也  
於生宰南畿於升牧伯鄭渠功  
成首波澤遠四境存其條高旁  
郡致其經敵其文之易傳之也而  
風飄旆帙歸于無何有之鄉  
瀟藋臨落子亡是公之子此の爲

先生歎焉雖在禁而未彰者運  
會或有猶也失而復得者文章自  
有神也集有高邱之印且經錢  
叟之藏則已珍如球璧矣况乎鄉  
賢之祀附於

文星閣中誌墓之詞見於名卿集  
因此可為先生在焉集中有韻之

二

言實妙驚人之句昔者南豐之頌  
士不尚月露之辭持正醇儒心斥  
雕飾之什此亦足為先生病也  
今公林守於家乘付彼手民得見  
傳國誌類士之文吐谷供子昇之  
集先生者知其亦凌雲之采矣  
乎



咸豐壬午七月錢唐後學孫名培撰  
寫書時年七十有六



三

咸豐壬午七月

筠心堂集序

筠心堂集八卷陝西甯州刺史張淪齋先生所著也其來孫子容欲梓以壽世而徵序於余余聞先生循吏也留心治術農田水利賦役諸書無不講明詳究嘗一宰樂城兩牧甯州有召父杜母之稱本其經濟發爲文章不事雕琢而自能移人性情益人智慧宜乎爲李文貞所推許矣余與先生爲里門後進竊嘗潛心經史旁及諸子百家頗思以著述自娛乃未幾則溺於科舉之學已仕則役役於刑名法術簿牘賦筠心堂存稿

序

四

穀一行作吏此事遂廢矣今幸乞養歸田杜門卻掃重理舊業掩卷茫然因思古人著書立說多於壯歲豈非衰老則精華已竭哉雖然先生之成進士也已晚而著作甚富蓋先生生於

世廟之時仕於三

藩削平之後其時政簡刑清兵革銷弭民至老死不識官府長吏因得於聽事之餘讀書談道消遣歲月此先生之聞望所爲與遭際並隆焉聞先生之集失而復得若有呵護之者而子容於時當用武之際留心文字搜羅手澤繩其祖武抑亦能人所難能矣嗟



乎當此粵氛未靖望治平者鮮不曰賴有良將矣而  
余謂得良將不如得循吏蓋良將救之於已壞循吏  
治之於未亂使當孽萌未作世之爲牧守者能盡如  
先生之撫瘡痍招流亡保全民命培養國脈設有小  
警卽刺史甲兵已足征伐蓋平日撫字有方自能得  
人死力弭患於未然惜乎先生之已往也雖然先生  
已往而不與之俱往者此余所爲誦其詩讀其書  
而景仰於先生不置云

咸豐四年春三月吳縣陶文潞謹序

筠心堂存稿

序

五

序

古之稱循吏者所居民富所去見思雖政教不相沿襲而其本仁育物不尙細苛以禮齊民不爲苟簡者未嘗不先後同符蓋惟道德之華發爲經濟故處則實學裕於躬出則實政被於民也淪齋張先生係出先六世祖仁簡先生之門康熙初仁簡先生去官歸里倡教於文星閣下以程朱之學啟迪後進先生默識心融而歸本於躬行實踐嗣由庶常改官欒城令旋擢甯州牧出其所學以爲政所謂本仁育物以禮筠心堂存稿

序

六

齊民者方諸古人庶幾無愧沒後從事文星閣下余居鄉時春秋展祀追慕風徽未嘗不心嚮往之而無由誦其詩讀其書以想像其爲人也今年秋先生來孫福泰郵示先生所著筠心堂稿若干卷屬爲序發篋讀之根柢深厚粹然儒者之言昔先侍講稱先生文貫綜經史根據理要眞能知先生之深者矣抑余更有慨者古之鄉先生歸田息影惟與其徒從容論道一時承其啟牖者涵濡砥礪動以古人自期故得處爲醇儒出爲良吏晚近以來師道不明執簡受業



之輩大抵舍本逐末沈溺於科舉之學一旦出而臨  
民茫然無所措手世遂以迂疎寡效鄙夷之豈古今  
人不相及哉是在維持世教者權其輕重而奮然有  
以振興耳是爲序

咸豐四年十月同里後學彭蘊章誤

筠心堂存稿 序

三代以上仕與學合三代以下儒與吏  
分漢以經學造士往以純儒出為循  
吏故治術以漢為隆後世取士分途  
並進即所謂學優而仕者不過淺  
崇糟粕摹繪月露而已求一經  
世之士如漢之循吏者曷乎其難

八

於淪齋張先生少有異稟立品制行  
具有師承學者宗之稱為文介先生  
康熙朝以庶常出宰秦中遷刺史  
所至有善政謔在郡縣志乘中生  
平著作極富詩古文書策具備  
釐為八卷皆先生所手訂顧不自



寶貴旋獲而旋亡自先生印世至此  
已百餘歲矣小林與藻交家深幕中  
世有儒士風重以姻好遂以長子鑿為  
小林子婿得志其家世如此小林既獲  
其先人遺稿悉心參校凡再閱星霜  
乃成將付乎民向序於藻受而讀之

九

蓋歎其為文醞釀醇由徑義而發  
為文章因文章而布之改革學優  
而任洵不愧已嗚呼知先生者方之  
漢代其鑿黃之流亞歟  
咸豐四年歲次甲寅二月

同里後學子王藻謹序

從來著書難著書而行世則尤難行世難行世而幾  
不行於世閱百餘年歷數浩劫而卒輾轉以行於世  
則尤難之尤難惟其行之難益知其傳之久此所以  
不能已於筠心堂稿之梓而爲之序也筠心堂稿者  
吳縣張瀚齋先生所著之詩文集也先生爲吾友小  
林張君振家之六世祖生盛時以庶常出宰樂城遷  
刺甯州其政迹猶在人耳目公餘所著極富沒後散  
佚十之四五賴其母弟甘谷諱萬年檢視舊笥嘗萃  
而類次之並述其顛末焉家藏再世書竟失咸豐癸

筠心堂存稿

序

十

丑先生來孫子容諱福泰於倉皇戎馬中忽有朱叟  
持書來歸云已歷錢吳宋三姓矣購得之復藏於家  
旋捐館舍小林承父志將付手民屬其門人周晉甫  
錄副本攜往江陰聞寇警音問梗塞者數年顧以此  
書爲師門所重弗敢失至光緒丙子始賚以歸於小  
林手澤所存宛然在目時植游學吳門常以探取智  
囊往來小林家乃得讀是書竊歎先生著作悉本心  
學故其爲文醇古淡泊不尙灑瀚之氣其行之遠而  
傳之久無待蒼龜矣小林旣以植言爲然乃謀所以



集資而鏤板者凡四易寒暑而成去先生下世幾二  
百年矣書凡八卷後附小傳祭文輓詞墓誌行述仍  
其舊也卷端冠以畫像郡志傳並繪墳圖於末小林  
之意蓋欲後之君子讀其書而識其地論其世而知  
其人意亦深哉序引固非晚陋所敢當然是書之旋  
獲旋亡與夫張君之善繼善述又非楨莫能詳其事  
也因承命而不辭託名於不朽焉光緒五年仲冬月  
歸安後學王嘉楨敘

筠心堂存稿

序

士

士垣 年十一隨侍 祖父陪祀文星閣中祠卽悉

瀾齋存齋兩先生為 高祖王父筠亭公族彙弟並

出 彭仁簡吳端仁兩先生門下 瀾齋先生由庶

常改知縣遷知州有政績越五十有六年咸豐癸丑

從其彙孫振家處得讀筠心堂全稿時失而復得振

家欲付刊以永其傳屬為作序 士垣 見鈔寫烏焉謹

校兩過濡筆而序之

族叔祖書城先生於咸豐甲寅七月初六日辭世

時年六十有七是集曾經手校以力疾作序未終

筠心堂存稿 序

而絕筆 振家 不欲湮沒錄刊於右 振家謹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出', '瀾齋', '存稿', '序', '而', '絕', '筆', '振', '家', '謹', '誌']*



序

筠心堂稿八卷余曾叔祖淪齋先生之遺稿也先生少奉高叔祖慈源公指授及長同弟存齋先生執經問業於吳端仁先生門下弟兄友愛尤相契合諮訪典故互加切摩迨後從游彭仁簡先生之門結社會文於文星閣於是文名益甚丁卯舉於鄉同弟存齋公車北上更交當世名賢之士以廣見聞辛未成進士入翰林院庶常讀中秘書甲戌散館於己卯外選直隸樂城令有循聲未幾卓薦擢授陝西甯州牧多筠心堂存稿

序

三

善政在任七年以疾告休未就道卒於州署士民咸感私謚文介先生品行狷潔生平孝悌慎持禮法不趨時務終身無一妄言研窮理奧根柢六經尤博覽諸子百家肆力於詩古文每有作者相國安溪李公見之謂深於理學本原加賞不已惜年遠散軼不可收拾今伯兄通伯特持是稿屬余詮序余讀其稿竊於此深有感焉吾宗張氏自永昌公始教子弟讀書以來歷四百餘年族姓蕃衍彬彬嚮學代有聞人食報者間有至今家聲不墜文章德業相輩望出





編錄筠心堂未刻存稿始末

年自幼稟承伯兄教見伯兄讀書辨色而起整襟默

誦輒至夜分日以爲常其所讀六經性理諸書往復

不厭爲之探其窟而躡其根以發揮于日用動靜語

默蓋庶幾乎多聞擇善而從者其於古文之學邇自

左國史漢唐宋元明諸大家以及

本朝名人碩士可傳之著作皆能鏡其源流悉其根

柢其見且識之不厭其多又如此顧自晚歲成進士

讀中秘書三年外調馳歸養親二年隨遭先太宜人

筠心堂存稿

編錄始末

五

之變讀禮者三年服除捧檄爲親民之官者又十年

計此一十八年中詩古文辭既未暇多作而性又頗

矜慎筆墨非有關風教文字不漫然苟作流傳無多

龍岡偶錄一刻樂城政迹寄焉係伯兄所手定甯州

請告後遽沒公署卽在任修廢舉墜因事發明之文

皆未及編輯成書曩年著述散佚者又十四五矣

年不忍殘編斷簡之零落殆盡也檢視舊笥得詩文若

干篇爲蒼萃而類次之

年

自揣鈍拙失學不能窺測

伯兄涯涘顧以爲自古文章之傳世行遠未有不本







是何氣象河嶽之靈是何  
骨幹金石之精是何儀度  
詩書之美千煉萬世之  
惟師保之如臨

光緒己卯秋九月後日楊靖書



郡志宦績傳

張孝時字嘉錫康熙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改樂城知縣濬淡沙諸河故道延袤四十餘里列植榆柳以固隄防邑之水患遂息在官二載政績特著以巡撫薦及九卿保舉擢甯州知州撫綏疲瘠民日休息又疏濬州西天池以資灌溉連歲大稔州有白狼噬人孝時爲文牒城隍神狼遂不出居七年以疾乞休未就道而卒

筠心堂存稿

傳

六



筠心堂存稿

卷之一 考記

先儒論尚書古今文同異考

浚河考

樂城縣修濬浚河碑記

重修通濟橋碑記

修濬泥河記

龍岡書院課文記

南關內建義學記

筠心堂存稿

卷一目

樂城重修城隍廟碑記

居易軒記

甯州新建常平倉記

歧穗堂記

甯州重濬顯聖廟天池碑記

甯州重修唐狄梁公廟碑記

齊大中丞書院碑記

筠心堂存稿卷之一

吳縣張孝時著

族後學士垣校訂

景孫

振家校刊

章

先儒論尚書古今文同異考

辨古書之正偽者惟以義理爲主而文詞之平易與古奧無與焉苟揆之義理而正大精深則雖詞之平且易不得而疑其爲僞也自漢以來治尚書者有古今文之別按史稱秦時禁書伏生獨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行二十餘篇以教於齊魯之間而

筠心堂存稿

卷一

一

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國獻之蓋其書悉蝌斗文字時人無知者安國以所聞伏生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復從伏書中分析定爲五十八篇卽今列于學官者是也班固作藝文志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說者以爲古經漢世之僞書別於經不以相混是殆不然漢世自文帝遣晁錯受書於伏生訖孝宣世有大小夏侯歐陽之學而古文尚書與逸禮左傳列於秘府伏而未出故分別而載之非若張霸之百兩篇文



意淺陋可以直黜其偽也其後鄭康成韋昭趙岐杜預之徒未見古文故其註書凡有引用二十五篇者或曰逸書或曰篇亡亦其宜耳至晉梅賾奏上古文唐孔穎達爲之疏由是安國之學遂以著令或者以其書之後出而疑之不知春秋三傳左氏最後立魯高堂生止傳士禮十七篇至后戴而古經畧備此以見經之顯晦各有其時而微言大義雖其揜蔽之久終當與天壤爲不朽也又何獨疑於尙書哉獨是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雖朱子亦不能無疑然竊

觀蔡氏之集傳微詞奧旨多本考亭其及於二十五篇者詳矣則固未嘗以安國之所傳爲僞也吳才老謂安國之書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佶屈聱牙至有不可讀者以是斷其難信則嘗聞諸班固之說矣曰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蓋伏生所傳如殷盤周誥本皆諷諭眾庶雜以方言土語故在當時爲易曉在後世爲難讀也而其餘若堯典臯陶謨諸篇則亦何嘗不文從字順乎是就今文之中已有二體非伏生與安國以二人

之手而分爲二體也朱子謂紀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說爲近之者是矣吳幼清尙書敘錄分伏書二十八篇爲一策梅書二十五篇爲一策謂梅書平緩卑弱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古人之文專以明道何嫌於平而遂以是爲緩爲卑爲弱則亦未得爲知言也且此固從其文詞論之耳若自其義理論之則二十五篇中如大禹謨之精一執中開萬世心學之傳而湯誥降衷一語爲性善之論所自準若夫咸有一德所云主筠心堂存稿

卷一

三

善爲師協於克一聖學之始終條理備焉亦將疑其爲僞矣乎歸熙甫不信孔壁所傳謂書之眞僞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模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愚竊謂書之眞僞亦辨之於其義理而已辨之於文詞格制抑末也蓋嘗博觀全書二典三謨當時屬筆者大都皆見知之佐故渾噩之中包含宏

大卓哉弗可尙矣迨至伊傅周召之徒訐謨廟堂類皆原本學問發皇理道卽自成康以降其見於命誓者雖西京之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猶有遜焉若疑其



爲漢儒之附會後人之僞撰則其至者雖董仲舒劉  
向揚雄之屬猶恐未逮而況不及數子者乎而又況  
魏晉以來亂雜而無章者乎故曰辨古書之正僞者  
惟以義理爲主而文辭無與也

筠心堂存稿

卷一

汶河考

西山之水自獲鹿而來欒者有普良河有金河有汶河汶河爲大普良河金河之水皆注之汶者眾水之所會也古人命名之義或在是歟舊誌載水經注云汶不出山而假力於近山之泉其源有四泉在蓮花營者二在泮北村者二相去五六里東流十五里而合又十里至寶姬村又有二泉相去百餘步而合伏流草間初微漸巨又二里許與前水合迤邐而南徑入大陸則似指普良河爲汶河傳記之誤也今按普筠心堂存稿

卷一

五

良河發源於蓮花營之耿家莊有二土穴圓圍不過徑尺有泉涓涓或云其源尙在營之東北高阜處泉黑而深爲土所掩則此其伏流發見處也泮北村之二穴則已湮沒不可考矣從正西而東行至良政村與金河會金河發源於西山之嶺底村源分三股由任村同治東行至崗上村合流折而南行至良政村始匯普良河過高遷村至平通橋入汶河金河古岸高二三丈河形寬數丈今水草沮洳僅存一線矣汶河發源於封龍山北之南寨村兩壁峯巒峻削瀑布



懸崖苔蘚蒼碧石色白者如玉黑者如墨水皆從石罅中流出約二十餘里至南甘子始入平地甘子里者卽甘茂之故址也至平通橋滙金河普良河之水由樂城之彭家莊以達於通濟橋此爲浚河之正脈石牛港之二泉已湮沒不可考土人以牛家莊之南爲其故迹今蘆葦充塞惟中間一段俗名張家灣者河寬數丈尙成巨浸在通濟橋北則浚河之支流也浚河實受西山諸水每逢大雨時行伏水迅發建瓴而下勢莫可遏自獲鹿之寺家莊至樂城之王家莊

筠心堂存稿

卷一

六

橋皆浮沙隨挑隨湧漫溢泛漲爲州邑害者皆此水也平通橋爲三河之滙而通濟橋則其咽喉也又東行曲折而南至宿村一帶沙河泥河從西插入復曲折南行至趙州之大石橋流歸盜河以入於海

樂城縣修濬浚河碑記

浚河在治城西發源獲鹿之西山合金河普良河曲折東南行由趙州大石橋以注於滏河康熙己卯夏予承乏樂邑視事匝月郡符令與趙獲兩州縣公議修濬子因周視境內舊河博訪輿情知二十年前于清端公撫畿輔時有建議自甯晉至獲鹿開滏陽河以通舟楫者時猗氏邵公令柏鄉奉委勘覆議旋止近年獲邑尹村毡襪屯低窪之地屢被水災居民以堵水起釁互訐不已當事議疏樂趙下流以洩水然筠心堂存稿

卷一

七

聚訟者三年於茲矣余覽邵公之議以獲鹿諸山水遇潦則傷田遇旱則驟涸無益於舟楫而有累於窮民之挑濬爲言愚民難與慮始亦多持是以抗論余曰昔日之議爲興利所當審慎也今日之議爲除害不可緩視也假使邵公在今日睹下流之壅塞必議修濬無疑矣夫誰非

朝廷之赤子辛苦墊隘獲邑之人於我何間焉况吾樂西北接壤之村實與獲邑一體而邑東南瀕河之地亦時苦澇其可以自便安哉會 大中丞安溪李



公保釐畿輔每見郡邑長吏輒訪問疾苦期爲民捍  
患禦災三州邑列其議上之 府 道以達撫憲檄

飭同事修濬此 上臺勤恤民隱之深仁而閭閻得  
安其幹止之日也惟是樂承獲邑委流有淨沙自寺  
家莊一帶隨山泉奔注聚於通濟橋上下各十餘里  
歲久河與地平細流不絕如綫沙盡處舊河形雖闊  
悉爲蘆葦蟠結豪強規其利而忘其害至沿村以下  
始辨河流然淺深寬窄不一葦根充斥處亦時有  
余承 憲檄鳩工大懼奉職之不稱無以爲民除害

筠心堂存稿

卷一

八

而興役甚繁瀕河居民雖樂輸工力類不能枵腹趨  
事幸蒙 道 府親臨相視指授成謨兼設法倡捐  
余爲竭蹶補其缺乏按名日給錢米以資蒸徒糗精  
令踴躍子來自彭家莊獲鹿界起至龍門村趙州界  
止計河形曲直四十九里兩岸共修一萬六千七百  
九十丈起土四萬一千九百七十九方役夫八萬三  
千九百餘工自三月初吉興修至五月中旬報竣土  
升水降枯瀆成流荻蘆旣滌藝我稷黍是年秋水灌  
河不復旁溢爲害矣余以是知古人之制溝渠徑直

紆迴皆隨地勢之自然所以修濬一施而滔滔汨汨  
迅流無阻獨是舊河之闊今裁令通水止於除害而  
未及興利以是爲愧而審土性謹民力則猶遵邵公  
遺意也今年春重加完補列植榆柳雜樹以護岸堤  
庶幾數年之內蔽芾成陰而 井憲江陵張公 郡  
伯福甯陳公所往來芟舍經營指畫之處猶歷歷在  
目小民沐浴膏澤而悅以忘勞繼自今以往三州邑  
時加利導毋致沙土填淤則茲河其可永乎是舉也  
分工課役其勩勞勛者學博胡君文瑞縣尉張子貞  
筠心堂存稿

卷一

九

玉碑成例得附書



欒城重修通濟橋碑記

竇嫗村通濟橋距縣郭二十五里實爲浚河咽喉蓋  
浚河發源獲鹿之西山合金河普良河二水由高遷  
村南滙於平通橋復南行六里而斯橋實跨其上邈  
平通迤西有寺家莊八里浮沙每歲遇桃伏雨汎大  
雨時行山泉迅激沙隨水湧往往停積橋底若疏導  
有方滔滔汨汨順流百餘里曲折南下至趙州大石  
橋入大河則三州邑俱無水潦之患否則濱河之地  
廬舍田禾時被其憂自浚河積久不治沙淤橋孔水

筠心堂存稿

卷一

十

行橋上庚辰歲予遵憲檄與趙獲兩州縣同事修濬  
沙漸去而橋亦漸圯居民雜然言曰此橋一傾雖費  
千金恐不能復舊觀大懼河水之壅遏并爲行李憂  
予急倡捐以鼓邑中之好義者駕木枝撐購石西山  
選工命役屬邑明經賈子席珍與邑紳李子千章董  
其事居民具糗糒輸徒庸子來恐後越今歲初夏橋  
成夫其士民協力修補於未傾之先故費不甚費而  
事集且虹梁竦峙不惟便西鄙居民之利涉卽元氏  
贊皇旁縣往來郡治者毋致臨流而歎是允稱通濟

之名矣予諭於眾曰是橋實關凌河之通塞去歲開  
濬之役爾濱河村莊已被憲恩得免昏墊矣繼自今  
當永享其利夫天下事莫不成於同而敗於異亦莫  
不修於勤而毀於惰今自寺家莊而下沙行二十餘  
里獲與樂各處其半在獲邑毋曰沙可任其注於樂  
也而務爲之滌其源則沙不致淤橋樂無水患而倒  
灌之禍自不及於獲在樂邑毋曰沙自獲邑來吾可  
坐視也而務爲之濬其流則橋不受沙淤獲無水患  
而旁溢之勢亦不及於樂故此二十餘里沙水相雜

筠心堂存稿

卷一

十一

之地當相應如左右手而不可以互爲推諉也此在  
官斯土者與兩邑之人民化其此疆爾界之見而勤  
加疏導耳邑人士咸願次其語以爲將來之考鏡爰  
命工鑿之於石



修濬泥河記

泥河一名金水河發源於元氏縣之西山流入欒城界約三百步分爲二道其北一道有二里許已爲平陸歷辛莊小橋東行河形頗寬其南一道由辛莊大橋曲折東行迴遠三百八十餘步河形稍窄俱至莊橋東流入浚河先是泥河歲久不治萑葦叢生每當夏秋之交霖潦停積田間歷春盡始涸辛莊東西營郭家莊宿村實受其害又元氏贊皇入郡城之道車馬常行泥淖中而郭家莊地勢視河西村較卑時以堵水構壘浚河在下流溟淤已久苦無利導之法至康熙庚辰歲修濬浚河正流旣通則旁流之入浚河者咸可無阻因從五村居民之請議加濬治然是河之修廢縣誌不載故牘無有存者父老俱言康熙八年前令趙君炳曾奉憲檄與元氏高邑三縣公議疏濬而五村之免於澇地者數年今南泥河其故跡也余計泥河從元氏界起流入浚河爲十四里有奇用五村之民通力合作遵趙君所治故道河底廣一丈深四五尺度可通水而止不過旬月之勞而地不

至積滂其於五村實利而導泥河迅流東注卽河西  
村亦不至受害夫爲令者牧養小民如護嬰兒然燥  
溼寒煖務令交得其所古君子撫凋瘵之民有其道  
可使之免於愁歎者未嘗不盡心焉余故繼浚河修  
治之舉復爲審地勢順民心分界域計徒庸以使泥  
河之並治也繼又念趙君修河之後湮廢者於茲復  
二十餘年矣若使中間或三四年或五六年一加修  
治則民力不勞而河之通流可永又俟民力稍紓之  
日加濬深闊當更有益工竣聊書此以爲後圖并以  
筠心堂存稿

卷一

三

告繼此之有事於茲河者



龍岡書院課文記

龍岡書院者前令桐城王君玘創建以爲邑士子講藝之所余出宰樂邑每於春秋仲月集文武生童試諸書院次第甲乙擇其文理之明通者復月課之公餘評隲有瑜必揚無瑕不摘成帙傳示令轉相教飭以期士習之不變余維

聖天子崇儒重道所以廣厲人文者燦然明備下至州邑長吏必以興起教化爲課最復設之師儒以相董率務在化民成俗所重不徒科舉帖括之文已也

筠心堂存稿

卷一

古

然科舉帖括之文

昭代之令甲存焉往聖之心傳寄焉士子苟能深探原本修明經術聚古今之菁英以發爲文詞不難因言見道立心制行必有以異乎流俗之爲而爲州閭鄉黨之所矜式其於人材風俗俱有攸賴爲效匪淺鮮也余觀樂邑西距太行北繞滹沱山川靈氣鍾於人士自有制科以來唐則蘇長史味道金元則李治中適與其子學士治趙漕使鼎與其子進士中立明則張岳州舉馮僉事相陳御史九德楊副使啟元各



以文章政事著名於時其他弟兄競爽一榜同升者  
往往時有迺近則百四十餘年無有一人登進士者  
卽鄉舉自乙酉以後五十四年今始續於己卯而余  
閱課試卷其中明秀者屈指可數然猶難稱通經學  
古之彥而黃茅白葦一望皆是是豈山川清淑之氣  
有時而歇歟雖曰地陋民貧家鮮蓋藏肄業之士類  
不能不役智於營生然古人有朝出耕暮歸讀古人  
書者有帶經而鋤者自古材賢多發於阨窮之遇而  
樂邑之卓然可道者何少歟余觀學者之所樹立莫

筠心堂存稿

卷一

五

不視乎其志今樂邑雖處通衢然無明師以爲之指  
授無益友以相與觀摩而又苦於購書之難經史常  
不能備則所以感發其志者固已無自居恆相率爲  
雷同剿說之習以僥倖於歲科之定額雖無文暫且  
充數彼見夫某也采芹某也食餼文不過如是止耳  
則遂以自安又見夫領鄉薦捷南宮者闔邑常無一  
人則又以自棄自安與自棄之心合而或者又不能  
以澹泊之操爲甯靜之養則志於是始荒矣若是者  
方且視兩闈之中式爲異人任又安知儒者於科名



之外大有事在也余曩者濫叨一第蒙

恩教養

禁林側聞當代鉅公緒言佩服無斁今亦不敢過爲高論但就科舉帖括之文爲多士別裁僞體務期曠然丕變閉戶專精肆力於經史以蓄其根柢折衷於雒閩以溯其淵源秉程於先正以爲認題布格之繩尺志其遠者大者而毋爲小者近者之所溺蘊藉深厚蔚爲國華將來科第人物未必不復如嘉隆以前至其學之成則一言一動皆可稱道其行之懋則婚

筠心堂存稿

卷一

六

喪祭祀燕會皆中禮節其感人之深則孝友風行而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燕趙剛勁之氣一變而爲鄒魯之禮教是有司所深望於多士以爲齊民倡也余且拭目以俟



南關內建義學記

按邑志前令桐城王君玘於城內外共設義學一十六所并爲捐俸置田給師生膏火之需甚盛舉也乃迄今二十年間義學僅存五所師生亦聚散無常予欲漸次爲之經理先自在城始城中故有義學向在城隍廟頗湫隘予度同善堂故址與龍岡書院相直辛巳秋捐貲八十緡運甓庀材構屋兩楹中奉

先師像前構軒兩楹以爲講習之所擇端方有行之士俱修脯授館餐招城內及近郊子弟肄業於其中

筠心堂存稿

卷一

七

予維義學之設爲化民成俗之要非徒設焉已也有所以爲義學者在也近見民間子弟惰游者眾以致壯大流於匪僻卽束髮鼓篋爲師者止教之以識字不教之以識義理終無當於提撕警覺而讀四書者亦往往刪去集註止誦本文雖有明秀之資胸中無所依據此其弊徒文具而已明道先生爲令晉城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樸陋不知爲學幾百年無登科者自被服先生之化暴桀子弟至



有恥不犯熙豐間應試者至數百登科者十餘人余  
自慚學殖尠薄何足以幾此但願與邑中父老子弟  
務修其實慎簡良師講授孝經小學使兒童得聞古  
人之嘉言懿行卽片詞數則苟能返諸身心轉相誦  
說無論士農工賈俱當有益中有穎異者漸授四書  
正文集註以待考校而升諸書院卽英才亦可得什  
一於千百矣若夫鄉人士君子其相鼓舞以廣樂育  
之舉從城內而及諸村莊鄉皆有校而校必以實則  
古人黨庠州序之意亦未必不可復也

筠心堂存稿

卷一

六

重修城隍廟碑記

朝廷設官分職郡有守州有牧邑有令而山川社稷城隍之神咸秩祀典維城隍於壇墠而外特設專祠有司春秋致祭朔望展謁而民間有所禱伸訴詛盟之事亦皆奔走於斯而罔敢怠數蓋有司與城隍之神其職守相參而被之於民則顯操喜怒之權與默主禍福之柄者其理亦維均故有司與黎庶入廟致敬實有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之道而所以塞邪心勉令德者俱於是乎在也蓋嘗論趙清獻公畫之所爲

筠心堂存稿

卷一

九

夜必焚香以告於天曰明日且無以踰此若在有司則氣機之相感莫切於城隍之神存心制事呼吸無間孝時不敏待罪樂邑每逢朔望行禮

文廟卽詣城隍祠竊倣清獻之告於天者以告於神默舉平日之所行相爲考質不可以告於神者不敢以萌於心也竊幸自涖欒以來暘雨應期年穀和熟實歆神賜惟是顧瞻懷楸漸向傾圯神像剝落大懼典守之不恪無以繫邑人之瞻仰歲之仲春謀重整堂構爲捐薄少以倡僚吏士民之好義者而屬邑紳



李郁芬王安貞張麟禎侯文秀董其事計所輸得錢  
四百七十餘緡運巖庀材赴工者計直以償厯三時  
告竣自門觀正殿寢宮以及東西兩廡鐘鼓三樓咸  
煥然改觀而神像增飾威儀肅穆於孟冬之月諏吉  
告成者邑志廟在

本朝曾一修於康熙丙辰歲於今蓋厯九閏而鳩工  
之舉人心競勸於此知祀典正神保障一方而斯民  
敬共之有同念也有司將卽吾民敬神之念而相勗  
以敬神之實夫其冠佩尊嚴輿隸森列若執簿以察

筠心堂存稿

卷一

三

人之善惡者此廟中之神像也而暗室屋漏之中神  
實無所不在傳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誠使吾民父子篤長幼順夫婦和鄰里敦睦士農工  
商各守其分而毋犯有司是神之所福也而不然者  
姦回頗僻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冒刑憲而不顧  
縱竭力以禱媚而神終不汝庇屬今廟貌新則神之  
精爽倍新而人心之改過遷善可勿與之俱新乎余  
故舉齋心之義并所以勸勉吾民者並揭於碑庶吾  
徒二三僚吏有事于茲廟者咸知所觀省而并爲化

導冥頑覺寤黎庶之助焉是爲記

筠心堂存稿

卷一

三



筠心堂存稿卷一



康熙壬午夏余赴官彭原時值暑雨山峽多聚潦常行泥淖中比入境見其山峻水湍無蘊藉中和之致從者曰是何道之險也既視事檢閱文卷則連年逋賦山積度每歲參罰不下二十餘案又俗喜告訐有叩闈一事五年未決吏卒多以起解赴蘭而獄中訟繫者纍纍以故官斯土者視爲畏途輒攢眉而去否則註誤及之計五六年來正署官凡八易余曰斯官之難亦如茲行路馬觸目皆險矣余不才惴惴焉筠心堂存稿



焉鳶飛魚躍之趣不外臨深履薄之中舉世蹙蹙而我躬之康莊自在否則爲偏歧爲邪徑縱倖而有得亦君子之所不貴而況有命乎君子大居正吾嘗誌之云爾居無何滯獄旋結囹圄空虛

天之其念西陲連蠲兩年賦稅癸未冬

六飛西幸舉累年積遺盡賜豁免此固遭時清明

主上仁聖股肱大吏奉宣

德意而令官民交慶則又烏知險者之不轉而爲易也比兩年時和年豐人亦有安余之拙者賦漸完訟

筠心堂存稿

卷一

三

漸簡雖未獲家喻戶曉而轉移漸有其機昔蘇長公在海南作詩曰我相此邦如洙如沂余於北幽亦云則夫是州之勝概四山拱翠三水合流余將與之安耕鑿焉廣絃誦焉以其成蕩蕩平平之王路險云乎哉

亦其年之禍不貴而况有命乎君子大居正吾嘗誌之云爾

亦其年之禍不貴而况有命乎君子大居正吾嘗誌之云爾



甯州新建常平倉記

康熙四十三年春戶部 奏允陝西甘屬廳州縣衛  
建立倉廩以貯常平事例所收米麥豆各項於是甯  
州擇於公署左偏高阜之處建倉一所購木石陶磚  
瓦平基址慮徙庸經營區畫凡所以防風雨雀鼠之  
害者惟謹次第增葺歷二年而始竣前爲廳事以聽  
會計凡爲屋八十餘間夫兵民之計莫先於積貯

功令於河東西廳州縣衛開例收捐又令豐歲按賦  
出米以佐備荒之用法甚詳密所慮積聚既多而不

筠心堂存稿

卷一

五

爲經久之策將來陳陳相因不無消耗或紅腐而不  
可食議者每言出陳易新然而出入之間官吏因緣  
爲弊卽借貸于民有易行之處有不易行之處倘有  
出而無入則後將不繼余謂自非凶歲賑濟則經久  
之策借貸不如平糶漢五鳳中耿壽昌白令邊郡皆  
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  
糶常平之制始此宋時有常平官錢秋冬收買米穀  
至青黃不接之際減價而出之亦其遺意蘇子瞻謂  
借使萬家之邑已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



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已盡常平之妙用今若彷彿而行之一歲之中存七糶三有出有入市價不至踴踴而穀賤時亦不至於傷農所益於邊地貧苦之民甚非淺鮮斯爲百世之利其次則就現在所貯暫行借貸令有司視賦籍察其有田而糧完者俾受本色於倉至秋則一米一麥易二穀以償穀之數倍於米麥或令量出什一之息以備增蓋厥座五六年間米麥盡易爲穀亦可以支二三十年無霉爛之虞萬一

筠心堂存稿

卷一

三

有大賑濟大徵調即可取給於此以視夫肩鑰而守之而日銷月耗甚至紅腐而不可食者利害不較然乎然往往遲疑而不輕建議者則以其不能無弊也夫天下無不弊之法有不弊之人是在爲監臨與主守者上下同心體國奉公而已矣



予治甯之三年麥秋時至州民有持四穗三穗雙穗  
麥來獻者余曰麥之有歧穗豐年沃壤當常有之正  
如花之有並蒂枝之有連理當百卉葳蕤之時水木  
清華之處往往而覩未足爲奇特獨是北幽之地山  
谷高寒無水泉灌溉之利而亦不知有土化糞種之  
宜殆天之生是瘠地使獨也而同此豐年之呈瑞斯  
足云奇也夫致此者有本

皇上至仁天覆尤於西陲苦寒之地深加軫恤就慶

筠心堂存稿

卷一

三

地而論異時常患賦重自減糧以後民慶更生近年  
以來臨鞏旱災則與蠲兩年之賦

翠華西幸則盡除累歲之逋自股肱大吏以下悉奉  
簡迪芟除弊政又慮水旱之不時而周詳積貯凡加  
惠斯民之具稠疊而未有已以故天降豐澤來牟之  
率育斯民者亦以疊雙呈象所謂天瑞應誠而至也  
或曰麥種於秋成於夏歷四氣之全居百穀之首今  
之以瑞麥告也殆有屢豐之兆焉是說也於盛世理  
固有之然願吾民之勿以爲恃也吾觀北幽之民穴







甯州重濬顯聖廟天池碑記

州之西郭有方塘一區號曰天池前明萬曆初年知州事內江馬公彥卿相度修築蓄水以備不虞上爲亭榭可供登眺亦城西勝境也迨我

朝順治年間禱雨龍湫有應知州事膠東韓公魏倡州之人卜其地建顯聖行宮自是遂爲禱雨之所然池之涸則已久矣今年春夏之交苦旱余嘗至廟齋心默禱徘徊池側諸生門昱等言曰城根舊有隧道引水而入今爲淤泥所積而池涸請加濬治便余因

筠心堂存稿

卷一

三

捐緡錢爲倡屬昱董其事據州志言以石甃道暗導河水於城外余竊疑其取水之遠且不無泥沙淆雜比中作而有雙泉滃然仰出水味清甘可以注於地而不竭乃知前人是暗導泉水從城外而入非導河水也余維古者度地居民必相其陰陽觀其流泉今州城四面環山汲水遠在郊外於城郭之間鑿池引水前人實有深意州志載修濬後值甯夏有寇警城門戒嚴一郡人畜賴以濟飲今

國家承平日久百姓晏然無烽燧之虞登堞而望徒

見山高而水深然街衢煙火寒泉用汲而池水澄泓  
林本葱蒨儼然一龍湫之景於零禱爲宜且俾遊憩  
於其旁者分茲一勺澡雪塵襟悠然有懷清履潔之  
志則茲水之爲益長矣哉余喜古蹟之得復也爰爲  
之記

筠心堂存稿

卷一

三



唐有安社稷臣曰狄梁公史策紀其行事甚備于凡事君奉親交友平寃獄安反側禁淫祀植正人處患難而不撓遇威武而不屈剛正自持仁義兼至無一不可爲後世法而其勳莫大於反周爲唐論者每以公之復中宋與西漢時平勃安劉爲比然跡相似而實不同余觀曲逆每多陰謀始時阿意背約不能阻諸呂之王絳侯稍重厚亦未有正色立朝之概卽北軍左袒一令亦幸人心俱未忘漢而得有成功耳若

筠心堂存稿

卷一

三

公雖委蛇母后之朝而以唐室舊臣自命阻武三思爲儲嗣義正詞嚴足以褫窺伺之魄而姑姪母子之對積平日之至誠以獲轉圜于一旦深心妙用經與權合此豈嘗試而爲之哉故吾謂周勃椎魯少文陳平亦祇黃老之學至如公者百折不廻其志節與日月爭光卽謂與孟夫子養浩然之氣有合焉豈不可也公先爲甯州刺史實有遺愛夫以旋乾轉坤之材試其端倪於吏治固自有餘裕而公奉命出使所至皆有聲績惠亦不獨在甯州然至今言甯州之吏治



者必以公爲稱首史稱公刺甯日撫和戎落得其歡  
心御史巡察隴右歌誦盈路民爲立碑後移豫州奏  
免重罪囚二千餘人戍塞下道出甯州父老曰是我  
狄使君活汝耶相與泣拜碑下齋三日乃去則公之  
德澤歌思於一時而廟食於百世宜也孝時承乏是  
邦泣公舊治拜于祠下慨然想見公之風烈而廟宇  
久圯大懼無以康明神而慰邦人之思乙酉春仲鳩  
工庀材落成于初夏爲書其事於麗牲之石因併作  
詩於歲時享祀之際昇樂工升堂而歌其詞曰

筠心堂存稿

卷一

三

洪河太岳毓英靈北斗以南公一人帝錫金策降元  
精碧題銀榜高璘珣蟠根仙李俾勿傾虞淵浴日出  
東瀛鸚鵡夢迴片語醒九霄雛鳳返紫宸功高房杜  
煥丹青摸稜相國眞堯楹公有遺愛在幽甯湛恩汪  
濊涇水深崆峒片石琢堅貞卓犖宇宙垂大名公騎  
箕尾比列星覽觀九州極滄溟千年華表揚翠旂嘯  
原陟降念遺民城西闕宮薦明禋執豕烹羔醺酒朋  
彈箏拊缶發秦聲愴兮忘歸樂芳馨容與雲際還作

霖



虔卜甯州政平之山麓鼎新書院又稔知公天性澹  
泊不以輪奐爲觀美惟以爲吾民晨夕頂禮之地且  
俾出入此行者瞻仰贊歎以誦 聖朝知人安民

之盛事豈有艾哉書院落成相與炷香拜手而獻頌

曰天都毓秀長白鍾英翊贊景運篤生元臣 帝

眷西土惠我黎民 特簡一德擁節來秦我公受

命報 國抒誠本原澄澈壁立萬尋念此邊

陲饑饉荐臻宜播實政以救災屯賑濟子遺夙夜靡

甯至誠格天溥注甘露頻頒條教整肅百城羣僚相

筠心堂存稿

卷一

三

戒陋轍莫遵民隱畢達如鏡中行野無橫派市不濫  
征平原畜牧麥隴催耕密舍山巔煙霖輪囷花明犬  
吠曖曖千村惟我慶屬疆索北幽先民在昔躋堂稱  
觥卜築書院舊俗是循運甕輪材不日以成晨夕瞻  
拜無忘德音祝公萬年八柱高擎仰佐

聖主澤徧寰瀛

筠心堂存稿

卷之二 序

湯子方春秋制義序

顧中傳居家格言纂要序

鄒良崖先生逸編序

鄒宗山詩集序

王公度詩集序

毛古愚西征詩序

漢褒崔氏詩序

筠心堂存稿

卷二

目

代壽雪亭高老師五十序

代祝何太翁暨德配楊太安人七十雙壽序

葉文伯壽序

天翼翁八十壽序

代作

東楊大尹退菴長兄壽序

公祝李大中丞六十壽序

少司馬張公壽序

代作

鄒者翁先生壽序

誥封淑人李太師母八十壽序



長春堂節母壽序

代作

倪母陸太安人七十壽序

筠心堂存稿

卷二

目

二



長春堂節母壽序

倪母陸太安人七十壽序

筠心堂存稿卷之二

吳縣張孝時著

族後學士垣校訂

舅孫 振家校刊

湯子方春秋制義序

經學之盛始於西漢而言治春秋者首推董廣川史稱其下帷講誦至三年不窺園蓋古人治一經必殫思竭神以窮其本末原委非苟焉已也伊川以學春秋爲窮理之要降而爲制舉義抑末矣然亦必錯綜三傳旁通大全諸說以融會於文定之傳旨而後可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一

自名一家余曩從沈匡崖先生遊每告以吾鄉先正姚文毅公少時習舉子業熟精傳旨往往闡前人所未發鉤貫無遺前輩爲學之篤非晚近苟且速化者所可及也余友湯子方世業春秋自其曾王父給諫覺軒先生以治經著聲吳中實在文毅之前子方髫年卽專精麟經一書曰吾家學存焉固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余以同經時相過從商確疑義見其於向來講說無不薈萃折衷不肯因襲前人亦不務爲穿鑿期於愜當傳旨而止發而爲文日益道上不羣



予亟以經義長城推之甲子秋遂以是經賦鹿鳴越  
三年雋於南宮昔覺軒先生於隆慶戊辰成進士今  
子方成名之歲若合符節抑何後先之不爽也豈非  
篤承家學弓裘不替之明驗歟余嘗論春秋一書其  
比事也博其屬詞也嚴故經義宜考據綜核論斷明  
確然一於縱橫汗漫而不動盪之以風神終不免僉  
父之譏子方爲文取材於公穀左氏取氣於唐宋諸  
家而其蘊藉駘宕之致復如汎澧湘之崇蘭濯靈和  
之春柳使人迴翔雜誦不忍釋去自列賢書卽有經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二

義三十餘首屬予評跋刻於春秋文成集中昨歲冬  
杪與予同上春官發其篋中藏稿每至夕陽驢背朗  
吟數過輒覺兩腋風生今盡出其所有公諸海內余  
知珠光玉氣其爲有目者之所共珍賞也必矣然余  
慮世之讀其文者僅以爲逢年之技而不知其家學  
相承積厚流光爲無愧於前輩治經之實學也爰於  
其經稿之成爲序其大略而誌諸簡端



居家居格言纂要序

丙子歲余幽居讀禮中傳顧兄以所纂居家居格言示余讀竟慨焉興歎有味乎其所輯也易於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蓋言行者持身之大端明乎齊家者必自修身始也觀其爻詞初九之閑有家九五之假有家皆主乎身以爲言而上九之象則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其義益彰明較著矣世之人競思封殖其家而不知求端於身以審夫化之處之之道是烏知所以居家居者哉居家居亦不盡一轍昔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三

之人有閨門之內嚴若朝典者有慈愛不失和氣者亦豈必有成迹可循乎總之居身不得其理則推以居家居而悔嘻嘻而吝也若由其居身之善以爲居家居之善則用寬用嚴惟所措之無不各當記有之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非夫反之於身而視履考祥者其孰與於此哉昔者子朱子綜冠昏喪祭之經定著家禮儀節而提綱挈要示人以踐履之實備著於小學一書其旨趣正大完備要以敬身爲本講此之謂明善習此之謂爲善寡過進德莫先於



此矣俗學卑陋以其非功令之所在而弁髦視之或  
僅充村塾之句讀而又未通其義蘊是可歎也是編  
也博取古人家訓諸書採其格言而間以事行附之  
皆求端於居家之身以審夫化之處之之道者刪繁  
就簡切近諦當使人一觸目而犁然有當於心時復  
思繹而疊疊不厭苟感發興起之不能已必將取子  
朱子之書而究其條理之密用力之要則謂小學與  
六經語孟相表裏而是編爲之司南可也中傳篤行  
力敦古處觀所輯可以知所存矣余愴焉在疚方抱  
筠心堂存稿

卷二

四

焉

風木之痛閱是編百感交集勉爲之序亦藉以自鑑



鄒良崖先生逸編序

臨川世說唐藝文志列諸小說之中蓋嘗綜其指趣實足與正史抗行者也龍門扶風史家巨擘今觀其記傳所載有繁有簡無不各肖其人警歎畢現蔚宗以降稍遜矣至晉書幾於神氣索然世說雖間及漢魏而獨詳於晉每以片言隻句易人聽聞能使王謝桓劉諸人相栩欲動設使採入晉書而運以馬班之翦裁視史漢應無多讓此臨川之書所以另闢一奇也明王元美取何元朗之語林續補隋唐宋元而尙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五

闕有明一代衡陽鄒者菴先生就養羅川官舍郵示尊人中翰良崖先生逸編一書有明一代之遺聞具在手錄成帙命時爲之敘讀先生自序若不敢遽附於語林之補世說者時竊謂先生是編殆以世說語林之分類而兼名臣言行錄之體裁者也蓋世說獨詳於晉時尙清言士大夫以韻致相高語林採擷亦以類相儷附迄於有明士大夫際理學昌明之後其緒言逸事往往足以備勸懲維風教嘗觀宋名臣言行錄晦菴夫子所定前後二集表章八朝諸先哲序



次有倫而中興四朝則李士英又爲續別外三集繼之皆言之可爲後法者逸編網羅明代若此類者實居其半故曰兼名臣言行錄之體裁也昔元裕之當金源氏之末謂國亡史興撰次壬辰雜編迨元時修史採入故金史簡潔獨勝於宋遼我朝命儒

臣纂修明史已經告成惜逸編一書藏諸名山未及上之史館然佳事名言彬彬略備知其與金匱石室之藏未嘗不可以互訂也艮崖先生在桑海之交晞風皋羽宜其於仗節諸公獨三致意而者菴先生父筠心堂存稿

卷二

六

子間耳濡目染篤承舊聞亶亶綴緝一家著述原本忠孝此則視諸二劉較更進一籌也夫



鄒宗山詩集序

宋蘇子容有言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斯言若歐蔡兩公之於文章政事各有所偏勝者以今觀之廬陵之文韻頑昌黎而歷典大郡所至民便所去民思何嘗不優於政事蔡端明之爲郡守爲漕使爲三司吏治精敏而奏議詩篇雖歐陽公亦稱其清粹何嘗不妙於文章然子容之言云爾此豈古人之才果各有所偏勝耶抑亦文章政事在他人羨之以爲無所不

鈞心堂存稿

卷二

七

優而古人意中常有獨覺其所未至者疊疊而不可耶古人之才不可及古人之所以居其才者尤不可及也同年鄒子宗山守官羅川余刺泥陽擊柝相聞固已習知其治行之最今示予詩稿一編則衡獄之雄峭湘水之清深無不陶鑄於筆底而浩浩落落直抒其胸中之所欲言余於是嘆文章政事古人所歎然自以爲有能有不能者而宗山能兼之未可測其涯涘此豈近今所易得耶余觀北宋人材莫盛於仁宗朝當時歐蔡並爲諫官忠言讜論裨益宏多今



天子孜孜圖治尤慎臺省之選而重循良之吏若  
宗山治行固將居中樞之任而文章政事度越今古  
蘊藉深醇疊疊不已是卽今之歐蔡也夫

筠心堂存稿

卷二

八

蘇軾詩話卷之四曰是時今之類也夫

宗山治行固將居中樞之任而文章政事度越今古

蘊藉深醇疊疊不已是卽今之歐蔡也夫

王子公度彭原佳士也篤承尊大父光祿卿忠烈公之教束躬砥行有聲黌序充觀國賓中年不得志於塲屋挾其胸中抱負與當世士大夫交亟相推重晚歲息機養靜鍵戶讀書予刺甯耳其名熟矣久之出一編示予俱生平遊覽嘯咏之作也徘徊雜誦風致可人爲手其卷不置予嘗觀自古詩人登高託賦其藻思壯志往往於屐齒所歷因事觸發杜少陵寓居同谷浣花瀼西以溯荆南於錦江三峽湖湘之勝概筠心堂存稿

卷二

九

悉陶鑄於筆底獨怪其壯遊詩自敘下蘇臺拂天姥放蕩齊趙裘馬清狂計其所謂有作成一囊者當亦不勝摺載今集中於歷下諸咏而外絕不概見豈晚年波瀾更老自悔少作而刪之乎抑編次者缺遺尙多乎公度之遊不迫於少陵其所作亦不能如少陵之夥然曉霜驢背晚飯柁樓之下遇一境輒成一咏江山靈氣與筆墨相爲輝映洵不虛也余絕愛其岫雲山閣詩云入關元有氣出岫本無心登華山作云簷前一線崑崙水鳥外千重海岱山方諸唐人如劉



隨州劍寒松老皇甫補闕建業千峰潯陽九派之句  
亦無多讓錢塘江觀潮歌出新意於毫端嚴陵灘詩  
使事隱躍諸體俱佳嗚呼北地自獻吉先生而後風  
雅道喪久矣予旣重公度爲忠烈公文孫而吐屬風  
雅於獻吉復有嗣音爲序而歸之後有論次彭原詩  
人者其於公度屈一指也夫

筠心堂存稿

卷二

十

人者其於公度屈一指也夫

華然楓吉真音爲字而論之始有編本意凡諸

非並要人矣予鴻重公真爲忠烈公文孫而

與事別關精鑽身治御平此此自檢吉代公而公風

公無不類題工購斯想出蘇意然學術風好

山嶽餘矣外字皇南而國裝業千制詩題大詩不



毛古愚西征詩集序

潘黃門著西征賦次其自洛之秦所過山川都邑與秦漢間人物事變錯綜憑弔長於道古吾友古愚毛子亦次其自燕之秦道途所經見聞所及遇有感觸輒形於詩爲短歌微吟漫聲長咏以抒其胸中之魁壘而題之曰西征集長於諷今要以體近乎風騷義存乎激勸其致一也昌黎韓氏謂張旭善草書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之氣有動於中必於草書焉發之今古愚之詩亦若張旭之於筠心堂存稿

卷二

十一

草書矣顧篇帙雖夥輒藏不以示人余過其青門邸舍相與言咏終日酒酣耳熱出是編以示余徘徊雜誦遇會心處輒傾倒不置如板橋垂柳線茅舍壓黎雲水氣連天白波光漾日紅等矜秀之句猶有錢劉風韻其擬少陵秋興則北窗風過難驅暑南嶺雲來不貯陰人羨候蟲鳴夏日自憐衰柳舞秋風漢廷列戟垂紳客賈董原非第一班無復灞橋垂柳碧空餘谷口小桃紅等句比興深遠沈鬱頓挫直得少陵神髓非以排次聲韻爲工其餘吐佳言如屑總不勝



收余尤愛其西安行秦川歌感時切事有關風俗人心其警策之語足當晨鐘深省得古詩人諷諭之意昔白香山著秦中吟謂貞元元和之際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此其命意高於黃門一等而風格亦復較勝古愚是編殆於香山復有嗣音其颺流所始不止祖述黃門已也

筠心堂存稿

卷二

十三

長風振烈欲不止疏披黃門已也

善而風烈亦因鍾烈古愚最識卻於香山與蘇軾

之間許以悲香因直耀其專此其命意高於

昔白香山著秦中吟謂貞元元和之際在長安聞見

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此其命意高於黃門一

等而風格亦復較勝古愚是編殆於香山復有嗣音

漢褒崔氏譜序

余觀晉魏以來最重譜牒凡爲婚媾者必熟講焉所謂本其門素不相奪倫使秦晉有匹涇渭無舛然此自爲伉儷言之耳乃亦有單寒之家託於右族以爲姬媾之耦者如晉周伯仁母絡秀本汝南李氏自以門戶殄瘁而嫁安東者是也況在亂離之世乎陳倉張子孝則其生母崔家世褒城耕讀相沿自笄年歸念蓼公爲副室思歸甯而不得迨孝終後孝則奉母遺命訪其舅氏拜其祖若父之墓而爲之修其譜系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七

此傳所謂禮雖未之有以義而起者也世說載絡秀謂伯仁兄弟曰吾所以屈節於汝家爲門戶計耳是汝南李氏其家世亦非甚寒微也而修正譜系之事不聞焉嘗考古之人有尊崇其生母而不合於禮者如仲子成風春秋譏之若譜系之修則何害乎君子謂是舉也有數善焉孝則之母以四十餘年思歸甯而不得河廣之義也孝則不遠八百餘里訪其舅氏涇陽之感也而所以尊崇其母者不彷彿考宮禘廟之舉而寄其水原本木之思於修輯譜略抑亦可謂有



合於風雅無悖於春秋者矣余門友則爲孝則難弟  
以其兄之命乞序爲援筆而書之

筠心堂存稿

卷二

十四



其以之命乞序爲援筆而書之

風雅無悖於春秋者矣余門友則爲孝則難弟

代壽雪亭高老師五十序

武林距吾吳四百里而近土風清淑山川佳麗由吾  
吳迤西沿江而上則有皖之龍眠其山迴水抱橫峰  
飛瀑之勝與武林相埒我 國家景運昌隆名勝

之區往往有蘊藉宏深之士負時望者出乎其間而  
宦轍所歷休聲嘉績亦與山川相爲輝映 雪翁高  
老父臺以武林名儒來爲龍眠循吏其卓卓者也歲  
陽月之望屬君五十覽揆之辰同郡張庶常嘉錫爲  
君所薦士來請於余曰孝時昔伏處蘆簑搗蔽翳  
筠心堂存稿 卷二

十五

荷吾夫子特達之知末由仰酬萬一敢因介壽乞先  
生一言以爲拱璧之重因道君之文章政事甚悉爰  
濡筆而爲之敘余維天生賢才以供一代任使必賦  
以愷悌之性明達之姿使之隨試而輒效以待用於  
無窮而福澤之單厚亦因是而可信君早飲香名弱  
冠領鄉薦受知於今京江相國闡墨膾炙一時其後  
屢抑春官益沈潛於典籍摘藻於詩歌秉鐸東陽晏  
如也發故爲金許黃宋之鄉流風旣邈寢以不振君  
勤於勸課奉其教者有安定徂徠之目丁卯分校南



闡澄心蒐拔薦士四人實闇修積學之儒圭璋英異  
之彥迨辛未成進士者三選中秘者二水鏡之稱詢  
不虛也戊辰冬以博士高等兩臺薦諸朝擢尹

桐城桐固劇邑壤濶而賦繁爲南北輪楫之衝民苦  
供億其俗亦淳漓相半君下車以來殫竭心思百務  
用集尤能行人之所難歲值編審人丁里下有承襲  
舊例君獨毅然禁絕所卻及二千金奏記憲臺勒石  
著令甲悉心鉤稽旬月而歲事最稱公平其他令政  
不可枚舉用能士秩於庠農服於疇胥肅於紀評訟

筠心堂存稿

卷二

六

者帖於庭輪輓者歌於塗輿人德之時形謠誦今

天子留心民瘼重守令之選江左大郡必由重臣  
保任邑宰之考成亦較他郡國爲嚴君政平訟理廉  
辦肅給行舉循卓爲中朝侍從臣有日矣蓋嘗

論之士之能斷國家大事而燭照數計者必其學有  
本原曉暢於古今之事變者也其坐言起行確有成  
畫者必其立心以正直忠厚爲本而肆應不窮者也  
昔西漢以經術舉士朝廷有大政大疑諸博士議郎  
輒以春秋斷之董仲舒氏其最著也其奏對載竹林



玉杯諸書君以治春秋起家是非其儔亡乎且君之  
待人也愷悌而克守其廉貞其應事也明達而不傷  
於擊斷異日立於 廟廷昌言讜論贊勳化理荷

天休承 主渥是則如躡雲霄之達而桐邑其尺

木也如計章部之積而五十其履端也夫壽世有三  
立從此益加顯融益加昭朗景星卿雲醴泉膏露所  
在悉屬嘉祥則於武林爲名儒於龍眠爲循吏於羽  
儀 盛朝垂光臺省爲名世之佐建樹豈有艾哉  
以是爲祝庶非頌禱之虛文而君子以道相信之裏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七

言云爾



祝何太翁暨德配楊太安人七十雙壽序

代作

給諫何君典臣幼侍其尊公渭滄太翁讀書京師自  
丙午薦京兆迄茲官於

朝從未嘗少違色養也

今太翁春秋已七十有三而太君楊安人則以八月  
上澣屆七十設帨之辰給諫君門下士庶常三人進  
士十人相與造余而請曰某等思以一言寓春酒之  
介獻於吾夫子以爲承顏歡而小生後進識聞學淺  
無能揚頌惟先生於吾夫子爲同鄉於世德知之最  
稔敢以飾幃之辭爲請余忝在桑梓於太翁生平行  
筠心堂存稿

卷二

十八

詣太君之克稱內助暨給諫昆仲能稟義方之訓以  
發聞於時皆所熟悉因弗謝不敏而樂爲之述其梗  
概焉太翁少負倜儻之才見地明豁於經世學術靡  
所弗通慷慨有大度善以片言排難解紛援人於阽  
危者數矣且睦婣任卹於誼尤篤親知之貧乏待以  
舉火者比比也而太翁初無德色迨遊京師聲籍籍  
公卿間顧以不獲展其素抱乃貽謀燕翼成其子爲  
偉器蔚爲國華而太君之相厥家也主持中饋備異  
順之休畫荻丸熊於古賢母實堪媲美以故給諫君



弱冠登賢書壯而從政敷歷中外聲施赫然次君樹  
臣亦以妙年出宰百里威黨榮之當給諫君之由中  
翰而遷水部也余適承乏掌土見其精勤敏練固已  
卓越不凡未幾

命典通庾暨權海關剔弊釐奸

皆有政績可紀歲已已

御試直陳時政剴切詳

明克稱

睿旨拔爲諫官履任以來嘉謨讜論知

無不言日月獻納不顧其私今辛未分校禮闈所得  
皆積學知名之士其公忠奉職通達

國體咸謂

得之庭訓者居多所稱積厚流光於茲益信給諫君

筠心堂存稿

卷二

十九

方當強仕之歲爲

天子近臣他日爲黑頭公輔

問寢視膳承兩尊人懽色養正未有艾余嘗聞古之  
賢勞王事者往往有不遑將父不遑將母之慨此北  
山鴛羽之詩所爲作也獨羨夫給諫君自入學鼓篋  
之年以至服官皆不離膝下而太翁年踰杖朝耳目  
聰明精神疆固太君開第七袞觴猶主家政愼勤內  
則贊以蘋蘩洪纖鉅微無不親爲經理眉案相莊

紫誥金章躬膺而疊至飲流霞而沾

天澤芝

蘭玉樹森茂庭階與靈椿護草掩映增輝此則景福



萃於一門極天倫之樂事爲當世之人瑞而豈尋常  
視嘏之說所可盡乎余不文敢以質直之語塞諸君  
子之請冀給諫君綵衣萊舞誦於堂上舉觴以怡二  
親之顏或庶幾有取焉是爲序

筠心堂存稿

卷二

序

葉文伯壽序

吾鄉山水之勝以新安爲甲黃山三十二峰界連池  
歙秀峙千尋靈溪幽洞轉側超絕廻望白嶽諸嶺則  
又礪壑潺湲林麓蔭翳相傳古來餐霞茹芝鍊氣長  
生如容成子浮邱公其人者遺跡往往猶存而奇偉  
碩德之士實產乎其間余每喜從徽人士訪聞其鄉  
之人物足與山川相映發者今得之文伯葉年道翁  
翁同里徐君伯祥其人長者雅知翁余甥顧彰吉館  
於其家因得備聞風概素深汪汪千頃之慕歲在乙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三

亥春三月爲翁八十覽揆令辰翁宗人公立晉侯諸  
君謀所以侑南山之觴者遂介予甥以餘障之詞爲  
請余考之詩敦彼行葦所以燕父兄耆老也其所謂  
酌大斗以祈黃耆者歸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說者  
謂祺吉也惠迪爲吉有德而壽吉莫大焉蓋宗黨之  
聚相與樂其德而慶其年厚之至也今南陽諸君子  
之請是亦猶行古之道矣余何敢以不文辭翁世爲  
新安著姓閎闊蟬聯幼稟卓犖肆力於諸子百家皆  
登其堂而躋其敞當啟禎時文氣骀駝不振翁獨以



金石之奏破蟋蟀之鳴一時名彥若周公壽明左公  
其人何公通武輩深加器重爭相延致以課其子弟  
從其遊者親承口講指畫皆有法度造就英雋如孝  
廉程君古狂蘇君仲遠者指不勝屈翁獨以數奇不  
售會當桑海之交翁亦慕栗里之高風隱鱗戢羽淡  
如也壯歲間出其匡濟之略一試蓮幕投策還轅寄  
傲南窗嘗有詩曰一松一菊匏樽罔殊一邱一壑琴  
書自娛足以想其風致矣自是息機養性教養子孫  
以敦厚周慎彷彿舉策數馬之風鄉里高其行義余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三

嘗謂古之所云尊高年者非徒有年之謂亦謂德與  
年而俱邵云爾若翁者斯可以壽矣又況德以致福  
階庭玉樹得見二難長君揚光飛文爲雍宮領袖  
次君才鋒穎異昂昂若千里駒蘭蓀並發繞膝含  
飴異日皆足以鼓吹休明備天朝之楨榦將見  
龍章鳳詔疊至頻加於以食種德之報豈不休  
哉宜翁之宗黨相與樂其德而慶其年也謝宣遠之  
答康樂有云條繁林彌蔚波清源逾濬益幸華宗之  
誕秀也余謂翁之亮懷雅操擬之君家石林居士當



宋盛時以詩酒自娛晚節諸福咸備者應無多讓今  
者長筵肆啟聯族黨而獻酬花名益壽酒號延齡正  
不必如昔日蔡經故事方平進觴麻姑擘麟已宛然  
人世間一地行仙矣而方瞳鶴髮春秋未艾由杖朝  
以至期頤清龐篤厚之行悉可昭垂愷史以廣  
聖朝仁壽之雅化他時論新安人物足與黃山白嶽  
傳之永永者將必有取焉敢以是應諸君子之請而  
爲翁進一觴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三



天翼翁八十壽序

代磊軒

歲在乙亥季春三月翼翁老伯先生八十初度令辰先生吾吳之隱君子也先生令似定留兄與某訂交二十餘年矣某以兄事定留定留以弟畜某因得執弟子禮侍先生側見其神貌儵然規言矩行具老成人風範憶初謁時先生年近杖鄉耳迄今歷二十餘年而先生之視聽聰明筋力強健與曩時無異也嘗思人情莫不欲壽故世人所講求於養生之事者爲至博且厚服御飲食居處之間稍有方者必期適於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三

意而快於志若先生自盛年以至晚晚授餐客館而性好閒靜平居食取充飢衣取蔽體屋取容膝所以奉其身者約矣儉矣而黃髮餘背古之所稱爲人瑞者乃不得於彼而得之於此莊子爲受命於天惟松柏獨也正得母如古偃佺之徒稟氣自然而非人力所能與耶似也而未盡然昔程子年七十二時自謂較其筋骨於盛年時無損人有語及養氣之術者程子曰吾嘗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斯言也屏養生不道要誠養生之至言



也因思漢初諸儒濟南伏生目秦時爲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文帝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其業迨武帝時以東帛加璧安車蒲輪迎魯申公時年八十餘舉大中大夫罷歸於家得優游數年以詩春秋教授世徒知商山四皓采芝服餌爲神仙中人而不知諸儒若伏生若申公其年亦不亞於黃綺諸老也若是者豈眞習於偃仰屈伸唏噓呼吸之秘術哉不過獨抱遺經潛究終始其神專其志壹而欣羨無所萌於中嗜欲無所撓於外起居動作和以天倪用能康強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五

老壽以彌爾性此理之固然無足怪也予故謂先生神貌翛然而矍鑠不改其素者實有道焉而非偶然耳先生年八十行數十里不捉杖將來年歲視之伏生申公必過之無弗及而定留兄積學砥行又當如韋氏之傳經繩繩未艾吳中諸君子值先生開八十觴咸作爲歌詩以導揚介祉而某竊敘先生所以致壽之由質之先生未知有當否也



東陽大尹退菴長兄壽序

從來吏治之醜多在久道化成之日我皇上御

極之三十有六年宇內乂安西陲款塞歸命武功敕

甯益復增修內治擢用方岳大吏素著清望者爲喉

舌風紀之臣詔書特下疏通選法士之由甲科

進者咸得及時奏最於是薄海內外咸知聖天

子注意吏治期收經術經世之效以嘉惠元元於無

窮也而吾家退菴兄適奉簡命來涖浙之東陽

縣故山城崗嶺四合年來荒歉頻仍鵠面鳩形之眾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三

往往而有退菴甫下車潔已愛民以簡易爲治余於  
今歲春夏之交一過其地退菴方與邑中紳士耆老  
修舉賑饑之政而環顧四郊桑枝麥穗已兆豐登之  
象入其邑都則愷悌君子之頌自搢紳以至黎庶翕  
然如一也蓋退菴之惠政治於茲壤矣余宗某某等  
涵泳德澤將於令君六月嵩誕之辰躋堂稱祝屬余  
爲文以侑觴余習於退菴不敢以不文辭蓋嘗論之  
士大夫學古入官所以結主知而孚民隱者設施措  
置之方常不能以預定要必以廉爲之本周官六計



弊吏統善能敬正法辨而皆歸之於廉誠探源之論也春秋內外傳所載若管仲之治齊國僑之治鄭皆足爲前事之師而吾夫子筆削精意則不越昌黎謹嚴二字盡之所謂謹者莫謹於義利之辨此卽廉隅所自出也董江都以治春秋爲漢名臣其言曰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事也皇皇趨仁義惟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行也古之長於春秋者立論蓋如此退菴以春秋起家今服官之始於賦稅則革火耗於詞訟則絕苞苴矢慎矢勤以廉潔著稱此非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三

有得於春秋謹義利之辨者不能則退菴之於經學非徒講聞而切究之實允蹈之矣邑之人愛慕而不忘宜也吾嘗觀之於詩中心有所愛慕於其人而深致其頌禱者未嘗不舉壽以爲言此其義莫著於南山有臺之篇然其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云者蓋非僅眉壽之謂其謂豐功大業與年俱進而亶亶令聞之無斁也退菴方富於春秋以經術潤飾吏治樹立有待而朝廷用賢圖治之念孜孜不倦將來剔

歷中外治積茂著

璽書褒勵所以獎擢清望大



吏者未必不及於退菴譬諸神龍騰九霄之衢以尺  
木爲之階東陽固退菴之尺木也而令聞所播與峴  
峰並峙與畫水並流與前政若孫承公戴次公諸人  
並垂聲於志乘者何可量哉余故不敢託於尋常介  
壽之詞而特以所聞於春秋者表其經世之本原并  
以所聞於詩者著邑人好德之誠云爾

筠心堂存稿

卷二

十一

公祝李大中丞六十壽序

國家統一寬區薄海內外罔不涵濡至治而畿輔九郡尤爲四方楨幹 皇上於保釐大臣必慎選清望夙著公忠愷悌足以膺師保萬民之任者爲百僚表率使之宣上德而達下情所以維持根本和恆眾庶而億萬年敬天之休實在於此非有大學問大經濟未易以勝厥任而稱塞 天子之丕顯休命也

大中丞安溪李公挺生南紀命世高標早歲通籍于學無所不窺尤邃於易濂雒關閩之書窮探蘊奧深造自得妙契於意言之外旁至河渠律厯爲經世所不廢者靡不研究當里居時值海上震驚奮義旅以待 王師其忠孝大節久在 宸衷曩奉 簡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五

命以卿貳視學京畿澄清夙弊公明造士學政爲從來所未有 天子念輦轂重地巡撫重臣非第一流人處之不可爰畀以封疆之寄而九郡吏民亦無不洗心易慮舉踵引領以觀真儒之風采公自拜命開府勤勞盡瘁屢奉 詔旨查閱永定河及子牙堤工條理周密卒能奏安瀾之效 六飛巡幸扈



驛從游奉

旨清釐勤恤民隱常歲無甯晷而山

陬水涯與夫旂民雜處之地諸務叢集公受郡縣之質成精心勾稽爬梳剔抉百廢具舉人人不敢飾非而大旨在堅定約束以精明行其渾厚所以察吏安民者每體聖主寬大之恩務令人各得其所此明作有功愷大成裕古之大臣所爲遭際承平爲保治之要術而亦風清畿甸愛養邦本之善用也國脉民依其永賴矣乎某嘗觀前代名臣如韓范諸公其立朝居節鎮所至建立卓然而其勳名所從出要筠心堂存稿

卷二

三

以致誠不欺爲主本而周元公之論學統之以無欲故靜明通公溥悉由是而得今公之學則濂溪無欲而靜之學宜其區畫庶務悉中條理而所以入告

我后昭示吏民者開心洞達至誠不欺則固韓范諸公已事也此豈矜飾於事功而務以求名者之所能幾及也哉歲之九月爲公六十覽揆令辰恆郡三十二州邑吏民覆庇於瑞日祥雲之下咸願躋堂稱祝而由某以達於幕下某思古之言治者莫備於書而言大臣之壽者亦莫善於書君奭之篇有云天壽

平格言大臣體國以社稷之靈長爲壽惟有至平之  
理通徹於天則天休之所由集也夫公正無私之謂  
平平其心故平其政而助成 聖主億萬年無疆  
之休單厚罄宜壽莫大焉 某 備員屬吏服習德教不  
敢爲禱祝之虛文而竊窺公學術經濟之萬一取其  
與國脈民依相爲維繫者以推衍平格之義而致德  
音不已之頌云爾

筠心堂存稿

卷二

音不曰之聲云爾

與國脈民依相爲維繫者以推衍平格之義而致德

音不曰之聲云爾

與國脈民依相爲維繫者以推衍平格之義而致德

音不曰之聲云爾

與國脈民依相爲維繫者以推衍平格之義而致德

音不曰之聲云爾



少司馬江陵張公壽序

代作

國家景運休明人材蔚起

聖天子御極以寬仁

厚澤涵濡寓內嘉與公卿侍從之臣講求治道論思獻納輒見施行老成耆艾雖致仕在籍猶時勤

清問無忘求舊一時在廷羣工感

上德意咸奮

自淬厲進則抒忠藎以贊

廟謨卽退處山林亦

巋然以厚德名行爲天下模楷如江陵著漢少司馬其一也歲之孟秋爲司馬八十覽揆之辰令似憲副

筠洲君適觀察并陘政通人和自郡伯以下作爲歌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三

詩以道司馬之家慶復具書幣走京師請予爲飾障之詞余於司馬叨一日之長知之爲最悉

章

皇帝壬辰之歲余分校禮闈時方釐正文體得司馬卷如芝英之擢於榛蕪擊節嘆賞不置繼相晤對風度端凝識其爲端人正士也釋褐瑞郡司李以洗冤澤物爲任

欽擢銓曹廻翔四司清通簡要無愧

裴王之目

今上皇帝迪簡置左右厯寺卿以至

副憲晉貳秋官旋佐中樞時值三藩播亂軍興旁午之際天子側席求治暨滇黔蕩平益爲保治之



計加恩薄海司馬祇承

睿謨條議侃侃其大者

江浙逋賦鉅萬陳請每歲止帶征一年以寬民力州縣繁簡劇易建議更調以清吏治齋戒日期停止刑名推廣欽恤之意又其仁心爲質爲司寇時每當錄囚於法當死者務求其可生之道讞獄平允全活無算余同朝周旋日久皆所目擊而心契也夫士君子束髮受書未嘗不欲一登文石之陞以忠言結主知然遭逢不可必得司馬因事昌言 聖主輒動容

俞允使天下默受其福雖其得時遇主固然哉亦忠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三

厚正直之概積之有素盜然莫之能禦也豫章羅氏論士立朝之道不尙驚世可喜以爲偉節惟以正直忠厚爲本司馬洵其人歟余於戊辰歲奉 命典

試南宮司馬知貢舉廻憶壬辰春闈識司馬卷於風簷樺燭之下今復偕之同事俯視兩廊燈火蓋於茲三紀矣相戒其矢精白毋負初心司馬虔誌有加余得藉手以爲 聖朝得士之慶逾年司馬 請

告南旋遂以引年致政徜徉渚宮鶴澤之間天下想望風采如朱霞之在天半每逢荊州人士來都詢老



友動履咸嘖嘖司馬居家孝友居鄉敦厚嘉言懿行  
無不爲人矜式余更喜其乞身强健卷舒有道而子  
姓振振世濟其美餘慶未有艾也唐史稱柳公綽仲  
郢父子功業之盛謂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居常相  
與討論經史及居官治家之要今司馬爲當世名臣  
憲副君治行冠畿輔人徒羨其家門鼎盛而不知鯉  
庭提命所講聞而切究之者素矣余茲深歎 兩

朝作人雅化有壽耆之儀型而文學政事克世其家  
復將流澤無窮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光爰濡筆而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三四

爲之序

鄒者翁先生壽序

皇上御極之四十有二年方春三月恭逢

萬壽

昌期推恩內外大小臣工咸得以爵秩尊崇所生時  
同年衡陽鄒子宗山作宰真甯篤承我者翁先生庭  
訓以爲官箴已歷二載例得請於

中朝以章服

之榮爲義方之報

溫綸寵賁有日矣宗山復以愛

日情殷序屬三秋具舟楫選車徒迎先生至羅川邑  
人士聚觀黃髮垂髻俯謁道左見先生之德容未嘗  
不喁喁然歎神君之有名父也羅川於北地爲瘠邑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三五

逋賦相仍幸

聖明注念西陲於壬癸兩年疊免

正供冬月

六飛西幸復蠲積欠閭閻歡然有更

生之慶爲長吏者益得以施其撫字今歲始和布令  
父老扶杖以頌新猷而仲春上浣正值先生覽揆之  
辰邑諸生輩鏹等偕耆老數人謁某而請曰敝邑凋  
瘵邇年來所藉以植田疇誨子弟者惟賢侯是賴而  
德心之廣實由世澤昨歲太老夫子七袞加一士民  
以蕪詞遙祝今親炙暉光重逢初度南山之頌壽者  
實有同心願以飾障之詞爲請某不獲以不文辭蓋



嘗論古來名門右族材賢挺出卓然將有所樹立而  
流惠於眾庶者必先有世德相承其忠孝之節詩書  
之澤愷悌之懷往往蘊積於家庭而漸涵浸漬於夙  
昔此實有至理存焉非僅稱人之善本其父兄己也  
今觀於先生父子間當益信先生之尊甫爲中翰良  
崖公以名孝廉參贊戎幕有救世才桑海之交潛深  
伏隩足跡不入城市元亮賦詩止書甲子皋羽登臺  
欲表季漢其心同其撰述同也而家法森嚴肅若朝  
典則又有柳河東呂滎陽之遺風至於仁心爲質鬱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三

鬱三槐晉公之明德遠矣先生胚胎前光早負盛譽  
充觀國賓與仲弟中后先生俱以博學砥行著聞素  
敦友愛風雨對牀之感猶子瞻之於子由也今似成  
進士綰符盤錯貽書勸勉惟以報 國庇民爲念  
某與宗山周旋備聞先生高行間者板輿來秦凡登  
堂而拜者望其德暉則清以溫也聆其議論則和以  
確也乍見之而鄙吝頓消久與之居而仁義藹如之  
致油然而化蓋其所養者深矣耆年好學著書滿家  
者葺存稿一編宏贍博洽名論疊疊已登作者之堂



昔人之稱和靖所謂風俗由君厚文章到老醞者於先生庶幾無愧近以西征賦見示次其自楚之秦道途之所歷弭節以悼屈原覽碑而思羊祐想張樂於洞庭之野撥宿霧於祝融之峰羨鹿門之高蹈溯綺里之遺跡知高年興致正復不少而懷古籌時高懷遠韻亦隱見於言表至於始敘家訓終歸吏治而曰苟家法之克凜斷民事之罔愆則先生於家庭間所講聞切究陶冶性情以適於直寬剛簡之宜而成賢似之令名者蓋可知矣宜撫琴山畔佩賢侯之德化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三

飲水知源而眷眷於先生祝壽祺以介福也宗山居官廉介一切不以煩民而獨於躋堂稱觥爲先生祝嘏弗爲卻此亦得孝友施政爲民父母之道時仰先生風範以盛德卜遙福謹因羅川人士之請執筆而爲之敘



誥封淑人李太師母八十壽序

歲在甲戌孟春之月恭遇 誥封太淑人李太老  
師母吳太君八表誕辰門下士咸爲詩古文辭獻於  
吾夫子以道太師母之懿媿而致景福無疆之祝孝  
時竊思易之坤爲母道其彖曰安貞吉不言福而福  
莫大焉蓋安貞云者以貞爲吾分之當然而安之也  
自非天資粹白見義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哉每觀古  
來大儒往往有賢母以開其先紫陽朱夫子篤承章  
齋之教而其壽母生朝之詩有曰厚德天應報陰功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三八

世所希則母夫人之賢可知矣其述堂中老人所致  
望者曰惟有道義思無疆砥礪汝節彌堅剛則家庭  
間母之所以垂訓而子之所奉以周旋者更可知矣  
閩中自朱子以後扶絕學振墜緒者項背相望吾夫  
子挺生其間爲南紀眞儒自廻翔禁林以至領袖玉  
堂典司喉舌晉貳中樞受 聖天子知遇歷二十  
餘年立朝則精白一心而宏不矜不伐之風居鄉則  
仗節禦難而成不磷不緇之操海內仰之如景星卿  
雲泰山喬嶽此固學力之深醇所致哉蓋亦庭闈之



內有開必先所以植其本者實厚也孝時雖不獲侍  
先太夫子以親炙太邱之名德每從函丈提命候問  
太師母起居因得備聞壺範事舅姑則篤深愛永言  
之孝相夫子則著剛柔相濟之和啟後昆則致樂善  
隆師之雅待親戚鄰里則有情恕理遣賙救保息之  
仁蓋厚德陰功固已因心而植矣而尤難者在明忠  
孝之大節往者吾夫子家居值四野多壘慨然倡義  
族保障一方遏寇盜之衝當危急存亡俯仰之時太  
師母無幾微疑懼且更出壯言相勸勉吾夫子報國

筠心堂存稿

卷二

三十九

之誠守道之勇因是炳於天壤考諸史冊所載古賢  
母亦有能知興廢俾其子無失令名者然或卜度於  
利害之間而太師母則惟知有義理之正此固仁人  
正誼明道之思而吾夫子學術經綸所自出也蓋以  
爲吾分所當然而安之是坤之所謂安貞也以是淳  
膺

天家之寵命而詒穀孫子其爲安貞之吉豈

不大哉抑又聞之朱子論次家法每舉唐之河東柳

氏宋之滎陽呂氏是皆有賴於賢母之澤維太師母

義府禮宗動合矩矱有論次 本朝公卿家法者必



舉以爲式維倫敦厚風俗自茲以至期頤徽音未艾  
則今日之咏歌而稱願者固非獨一家之上瑞也已

筠心堂存稿

卷二

早



今日之咏歌而稱願者固非獨一家之上瑞也已  
舉以爲式維倫敦厚風俗自茲以至期頤徽音未艾

長春堂節母五十壽序

代磊軒

吳郡著姓推太原王氏自文恪公以承世崇令德科第蟬聯至於今不替而在梓里講崔盧之好者文宗母師往往爲人所頌述而吾友文學張君嘉升之德配王夫人迺以貞節著今年八月下浣爲夫人五十初度令辰蓋自文學君卽世苦節歷二十有三載矣余壻莘舒爲文學君從子初夏戒行李將至秦中省覲謁予言別述以其叔母有柏舟之操有熊丸荻畫之劬丐余一言爲壽余撫今追昔知天之報施貞節

筠心堂存稿

卷二

聖

定不爽也余自總角論學取友於清河氏則與淪齋存齋爲素心交賞奇析疑晨夕無間而文學君齒更少雁行兩昆追隨硯席余嘗以會課至鶴徵軒樽酒論文得升堂修謁於文學君尊甫默翁先生耆人長德與贈公慈源先生俱歸然爲魯靈光有安石中郎之目而一門羣從則如封胡遏末後先兢爽竊謂文學君英年嗜學將來樹立當未有艾居無何赴修文之召王武子之才名未滿立年爲惋惜久之嗣後荏苒歲月余數年來馳驅海嶠比告歸訪問親舊則文



學君之嗣子已能勝衣握槩爲文相與逆數宿草之  
思忽忽遂歷七閏而余弱息歸於文學君從子莘舒  
歲時歸甯述叔母之賢行甚悉夫人嫻於內則事尊  
嫜問安視膳惟謹迨稱未亡人不御膏沐惟皈心佛  
乘日夕梵唄跏趺擺脫一切然舅默菴翁在堂日以  
婦道而兼修子職承顏順志不以嫠故有所退諉慎  
重宗祧育嗣子於襁褓之中恩勤備至而教之以義  
方節縮衣食謹司筭鑰守先人田廬以待其成立又  
能識量宏遠割宅分產無閭閻間較計纖嗇之態睦

筠心堂存稿

卷二

四三

於親族余謂夫人賢行不惟無忝文恪公遺教而於  
清河氏孝友相承之緒更能維持於勿替也是可以  
壽矣自此再歷數年於

功令當得褒旌白首孤

筇烏頭雙表而嗣君恪庭以瑤林瓊樹之姿讀父書  
遵母訓貞節之門必有起而光大之者邀

天家

之綸綍以爲松筠之慶正未可涯量也宗黨且拭目  
俟之矣



倪母陸太安人七十壽序

余觀千乘譜系自漢御史大夫寬以治尚書議封禪禮定太初厯垂響西京其在江南者惟毘陵有雲林先生瓚與金粟鐵崖諸高士齊名其餘不少概見余今周旋友裴魯堂諸昆季間才英濟濟有燕山五桂之目而友裴爲余門壻稔悉其內行醅篤家法修整孝慈勤儉爲名門右族所不逮論考積慶所自於是歎瑞翁贈君忠信豪邁自足垂裕後昆而陸太安人之懿範無愧女宗母師宜其高遐齡受祉福而子嗣

筠心堂存稿

卷二

望

多賢將復有踵武前人者吾吳中千乘氏之興卜其未有艾也先是戊寅歲太安人以次君

元升六品

封典 璽書象服淑問孔彰今歲爲七十設帨令辰

余繫官彭原弗獲擊踞上壽梓里諸先生咸作爲歌

詩以紀其家慶屬余爲飾障之詞何敢以不文辭太

安人爲雲間望族父青谿公於勝國時以選人集京

師值 本朝定鼎高蹈不仕因家於燕太安人及笄

爲相攸贈君遂委禽焉於歸之後允稱嘉耦事舅姑

曲盡孝道雞鳴盟漱問燠寒調甘旨惟謹親族咸稱



其淑德尤難者姑沒時太安人年二十四撫諸叔幼  
姑務殫心力及時婚嫁悉中禮節贈君經營四方家  
事悉由太安人區處綜理井井有法妯娌如同產姊  
妹共爨幾二十載猶如一日迨贈君卽世幼穉未婚  
嫁者尙有五人食指殷繁拮据度日躬親紡績晝夜  
不輟至邇年來方畢婚嫁猶不自暇逸是則太安人  
之事舅姑與相夫子不惟明章婦順而已實能體死  
成代終之義敦行不怠而閑家有則言動俱中準繩  
雖古賢媛曾何多讓辛勤五十餘年以觀令似之成

筠心堂存稿

卷二

四

立長君友裴温文爾雅方珪圓璧無所不宜次君魯  
堂侖儻多經濟略爲當世士大夫所交推蒼永昭若  
讓周若於石羣季俊秀恂恂謹飭彷彿舉策數馬萬  
石之遺風而孫曾纒膝蘭茁其芽余往來京師與其  
羣從昆季時相過從見其兄友弟恭訥訥如也而又  
皆協力一心以修身慎行承顏色養爲務古人所謂  
子孫賢族將大者其是之謂乎昔歐陽公作海陵許  
氏南園記謂許氏孝悌著於三世其園間之草木禽  
鳥最宜有駢枝連理同巢共哺之祥今倪氏孝悌之



行亦若海陵之許矣則堂構相承所謂駢枝連理不  
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者庶幾其復見之是實本於  
太安人之躬修淑懿孝慈勤儉爲之嗣者皆得於耳  
濡目染遵行亶亶太安人以心田之厚高眉壽之永  
子姓振振吾吳中于乘氏之興果未有艾而太安人  
從此以致期頤逢 國大慶膺子若孫曾之貽封  
者亦正無疆也姻黨禱祝之詞每十年而一進余將  
執筆以埃

筠心堂存稿

卷二

四



